四庫全書

史部

宋大事記講義卷九

宋 呂中 撰

仁宗皇帝

臺諫

天聖元年四月令近臣舉官充臺諫

天聖元年先是錢惟演意圖入相御史鞠詠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之亟去

五年九月以程琳為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矣

明道元年七月置諫院先朝雖除諫官未嘗置院至是從諫官陳執中之請

二年十二月嚴選用臺官法先是宰相李廸除張沔韓琦為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宗祖法上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

是月廢皇后郭氏孔道輔率諫官御史孫祖德范仲淹

等十人伏閤奏門者闔扉道輔扣環大呼言后無過不可廢呂夷簡以當廢狀告之美人尚氏有侵皇后語后批其頰上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且曰廢后固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有詔出道輔知泰州范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楊偕言願得皆貶時河陽簽判富弼言朝廷一舉而二失後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

一言遂命道輔因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

景祐元年二月置御史裏行以張宗誥孫沔為之御史裏行始此

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介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國後忤上意歐陽修責中丞杜衍曰介一介賤士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可惜中丞舉動耳

景祐三年五月罷范仲淹禁越職言事集賢校理余靖言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者恐非太平之政館閣校勘

尹洙言仲淹嘗薦已不可苟免皆貶歐陽修乃貽書責高若訥曰仲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此令以非辜逐君為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耶若訥忿以其書奏貶修為夷陵令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指若訥也

慶歷三年三月增諫官員命王素歐陽修知諫院余靖為正言

蔡襄以詩賀素等言多激勸素以詩奏之遂命知諫院

當時謂之四諫

是年八月詔諫官日赴内朝從知制誥田況之請況言

臣前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採問比及論列或至後

時

十一月復監察御史裏行景祐初置既而又闕不除至

是復除以李京包拯為之拯前知端州歲滿不持一硯

歸

四年八月詔毋以輔臣所薦充臺諫

十月蔡襄罷五年正月孫甫罷論陳執中不可執政於是兩人俱求出

五年正月復言事御史以梅摯李京為之唐制御史不專言職故天禧初始置言事六員後不除至是復除

八年翰林曽公亮薦趙抃可充臺諫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號曰鐵面御史

皇祐三年十月唐介貶張堯佐姪女有寵一日遷四使

宣歙節度景霛𡔈牧四使介引楊國忠為戒不報又介與諫官包拯等論列卒奪宣歙景霛兩使介又劾平章文彦博為間金竒錦因中人獻宫掖得為執事上怒貶介彦博亦罷　唐介彈大臣并以吳奎包拯為宰臣黨帝欲出奎知密州彦博乞留奎供言職上曰介言奎拯皆陰結彦博今觀此奏非誣也吳奎罷

四年三月包拯罷

五年八月以唐介為御史中丞介貶不二年復召議者

謂優容言事之臣自古未有也

十月解唐介言職改直集院欲以全安之也

十二月以吳中復為監察御史中丞孫抃所薦也抃未始識其面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郎耶

至和元年七月解馬遵呂景初吳中復臺職時並為御史初梁適之得政也中官有力焉遵等極陳其過左右或言御史羣攻宰相自今誰敢當其任適既罷左右欲并遵等去之皆坐謫知制誥蔡襄以三人無罪封還詞

頭不草制付他舍人亦莫敢當者遂用熟狀降勑

二年六月張昪為御史中丞上書言時政昪忠直可任

風憲富弼初入相歐陽修為翰林學士時號為三得人

八月置臺諫章奏簿從范鎮之言也所以知言者得失

而殿最之

嘉祐元年十月解范鎮言職因言儲嗣未立章凡十九

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詳見定儲嗣門

十二月中丞張昪論劉沆凡十七章上以昪指切時事

無所迴避罷劉沆

三年六月以包拯為御史中丞拯言太子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臣行年七十且無子所以乞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耳

六年五月以司馬光仍知諫院上謹習疏

皇祐五年五月孫抃為御史中丞諫官韓絳言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抃即手疏曰臣覩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

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趨令視事

國初官以定俸實不親職有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特以寓禄耳故赴諫院者方得諫官則諫官之權猶未重也國初三院領外任而不任風憲與國中任風憲而不領言事則臺官之權亦未重也端拱初以補闕為司諫以拾遺為正言所以舉諫官之職天禧中置

言事御史所以舉臺官之職然當時臺諫之官雖重而臺諫之職未振也自仁宗即位劉中丞令臺屬各舉糾彈之職而後臺諫之職始振乾興元年劉筠為中丞令臺屬各舉糾彈之職自孔道輔范仲淹敢於抗夷簡唐介敢於抗彥博一梁適之用事則馬遵輩數人言之一劉沆之得政則張昇凡十七疏論之而後臺諫之權敢與宰相為敵矣事實並見本門是何臺諫之職在國初則輕在仁宗之時則重在國初則為具員在仁宗之時則為振職

何耶蓋仁祖不以天下之威權為紀綱而以言者之風采為紀綱故其進退臺諫公其選而重其權優其遷而輕其責非私之也蓋以立國之紀綱實寄於此百官除授自執政以下皆付大臣進擬而中丞諫官必出於人主之親擢雖李迪呂夷簡之親亦不敢進擬諫官御史所以公其選也自安石執政以京官王子韶除御史又以選人李定除諫官則臺諫皆出於宰相之除矣臺諫言事許以風聞不得窮詰雖以執

中夏諫之佞亦不敢與臺諫爭曲直所以重其權也自安石執政行青苗之法始命李常分析舉朝爭之以為不可助役之法行又命楊繪分析執政以為不可則宰相得以奪臺諫之權矣臺諫之權常存體貌自唐介之外其餘無貶斥者不一二年亦復召用所以復其遷而輕其責也自熙寧之初始有罰金御史者安石秉政御史言事皆責其監當而臺諫之受責自此始矣仁祖以言者之風釆為紀綱而安石乃以

大臣之威權為紀綱甚矣仁祖之心天地之寛安石之心潢潦之量也兩朝臺諫不同形容仁祖朝事紀綱甚振

景祐二年貶孫沔先是上疏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之後罷籍范諷置對以來凡在縉紳盡懐緘嘿為監察御史以言廢后事貶者非仁祖之本心也而夷簡實賛之諫官伏閤乃仁祖美意也而夷簡力沮之此夷簡入相之初而國論為之一變也

嘉祐六年歐陽修言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簡貶

知饒州後至今二十年臺諫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

范文正公以忤吕申公貶而申公亦以文正罷唐質肅公以忤文潞公貶而潞公亦以質肅罷仁宗退大臣以伸言者之氣如此然異時申公不惟不敢憾於文正而西事之興且與之戮力（出處見元昊門）潞公不惟不敢憾於唐質肅而還朝之日必與之俱召而後敢入大臣之能容言如此（聖君賢相伸臺諫之氣唐介劾宰相文彥博其後再入相首薦

唐介復召用焉

給事中　起居舍人

景祐三年十二月嚴宣勅銀臺法時宣勅劉子多不經本司李紘言若此則封駁之職遂廢乃詔宣勅非銀司不行

慶歷元年以富弼知制誥初因侍臣劉從願妻以后族出入禁中一日削其國封久之還封富弼當草制遂封還詞頭後張可久自轉運使改橫行歐陽修援弼例封

還後遂為常

至和元年七月解馬遵呂景初吳中復等臺職知制誥蔡襄以三人者無罪封還詞頭改付他舍人亦莫敢當者遂用熟狀降敕中丞孫抃累疏爭之翰林學士吳宿因召對亦乞留遵等皆不報

皇祐元年楊懷敏除副都知知制誥胡宿不草制封還以聞上疑宿職不當言謂宰相曰有此故事否文彥博曰近來富弼以封還上意解

司馬光言唐制詔書有不便者門下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下非所以防過舉也

給舍主封駁臺諫主論列其職均也然給舍獻替於先臺諫追救於後命之未下其正之也易命之已下其奪之也難此給舍所以為重也葢自慶歷間遂國夫人之命富弼當草制封還詞頭給舍之封駁昉於此矣至其後胡宿援弼之例而駁楊懷敏歐陽援弼

之例而駁張可久蓋自是而其職與臺諫均矣給舍封駁於其先其職尤難於臺諫也

嘉祐五年八月蘇洵試校書初歐陽修上洵所著書韓琦善之召試舍人院再以疾辭至是趙抃又薦之乃就除

祖宗法度寬簡上之所作成激勵者有在科目之外下之所以洗濯磨染者亦不盡出於程文之中故起孫明復於太山而處之胄監師儒之地拔蘇洵於眉

山而處之容臺禮閣之中起程頤於西洛而置之廣厦細旃之上則其所以特出一二以聳動天下者何如哉此人才所以盛也

兩制

歐陽修在翰林仁祖一日乗閒取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修之詞也乃悉取帖閲之嘆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嘉祐六年六月以王安石知制誥去冬除安石及司馬

光同修起居注光五辭而後受安石辭至七八月乃受從是徑遷知制誥安石不復辭矣

授以館職而辭館職授以起居注而辭起居注人皆服其遜初授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因辭命修起居注又辭至於嘉祐之除制誥熙寧之除學士則不復辭辭其小而受其大人遂以前日之辭官者荆公之詐也今日之不辭者荆公之奸也未為深知荆公者矣蓋荆公以天下自任之志不減於范文正而自是其

規模廣大又非一官一職之所能盡迨嘉祐之末其實行巳足取信於人熙寧之初其虛名巳足以取信於君固將以大有為於斯世獨惜夫志大而學非也誅心之言初王安石名始盛歐陽修亦善之勸洵與游洵曰吾知其人矣作辨奸論

史館

慶歷五年十一月國朝會要成王洙編修自建隆至慶歷四年凡一百五十卷

嘉祐四年歐陽修為吏撰奏云比年以來具員而廢職其所撰述簡缺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皆畧而不書欲乞歲終命宰相親至史院檢點紀録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隨條官失職奏行賞罰其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乞吏不進命

館閣

天聖六年宰相張士遜請以其子為校勘上曰館閣所以待天下之英俊不可私授魯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

才豈紈袴子弟得以處耶歐陽修告英宗曰今兩府缺人必取於兩制兩制缺人必取於館閣館閣者輔相育才之地天聖六年以范仲淹為秘閣校理嘗移書執政曰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奸雄共起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我宋之有天下經營長育以至太平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知變者其能久乎倘相府思變其道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相府

致君之功也若使爲血爲肉數百年亦相府負天下之過也

天聖三年范仲淹爲大理寺丞上書請救文弊復武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革延賞之弊且曰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内防奸邪夷狄侵國奸邪敗德奸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奸邪此至理之本也仲淹少有大節慨然有志於天下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所有爲必盡其力曰

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敢必哉王曾見而偉之及知仲淹乃晏殊客也於是殊薦人充館職曾謂殊曰公實知仲淹舍而薦此人乎

范仲淹之於慶歷亦猶王安石之於熈寧也仲淹革弊之規模已具於天聖上宰相書及上皇帝之書王安石變法之規模已具於嘉祐中上書熈寧初入對之日也今觀仲淹所言窮則變變則通即安石變法

之言也其言兵久不用則武備不堅即安石強兵之說也其言士未曾教則賢才不充即安石所謂教之非其道之說也其言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即安石所謂理財大抵無法之說也其言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即安石所謂優恤農民之說也其言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即安石欲法堯舜而不法太宗之說也其言刑法之吏知絲髮之輕重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

急務或有條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即安石所謂出而親事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之有為之君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之說也把仲淹安石對說二人上書並見名臣言行錄以後轉處說仲淹規模與安石大異然所謂固邦本者在於舉縣令擇郡守而已非有遣使者置提舉之擾也厚民力在於復游散去冗僭而已非有青苗市易之擾也重名器者在於謹選舉嚴教育而已非有新經

字說之謬也備戎狄者在於擇將才實邊郡而已非有置保甲置將官之擾也杜奸雄者在於朝廷無過生靈無怨非有人言民怨之不足恤之議也范仲淹移書執政中五事彼其布置施設皆有預定之規模其與書生漠然不著於用者遠矣由其所學有偏正故所以用於天下者不同也

慶歷三年九月開天章閣令輔臣條對賜坐給筆札使疏急務是時帝方銳意太平范仲淹富弼韓琦等

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先後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之所能也至是仲淹退列十事奏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不遷內外官須滿三年在京官須滿五年乃得磨勘二曰抑僥倖任子法弊冗濫日增請罷少卿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遣任須在職二年始得蔭子弟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三曰精貢舉諸路州軍學皆置教授其取士科進士先論策後詩賦兼通經義發解者不封卷首參

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四曰舉官長刺史縣令多不得人請委二府先選轉運提刑大藩知州次委二制三司御史臺諫監司舉知州知州舉知縣五曰均公田外官職田不均吏祿薄不能安廉請均其入而第給之六曰厚農桑請下諸路令吏民言農田利害選官治之别定勸課之法以减漕運七曰修武備請約府兵法募畿甸强壯五方為衛士以助正兵八曰减徭役請省縣邑户少者為鎮其不應受役之兵悉歸之農九曰推恩信蠲

除逋負而所在廢格主恩違者置於法十曰重命令百司建立法度率爾頒行旋復釐正請先委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為制勅

富弼言契丹得燕薊以北拓拔得靈夏以西其間豪傑皆為之用我當視為勁敵庶幾可禦乃別為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及易監司之不才者仲淹取班簿視不才監司一筆勾去之弼曰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是年十月嚴監司選此用仲淹富弼之言也定遷秩格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也

十一月定館職格更補蔭法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二曰抑僥倖也限職田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五曰均公田也

四年三月詔州縣立學更定科舉法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三曰精貢舉也五月減徭役法此用仲淹所上十事六曰減徭役也並係仁宗用仲淹之言

四年六月仲淹出宣撫陜西河東八月富弼出宣撫河

北避夏竦之謗而出時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安蔭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不得而朋黨之論滋起矣

九月詔戒按察使苛刻則是包拯言之也十月詔戒朋黨苛刻

五年二月罷京朝官保任取遷法從御史劉元瑜之請也罷蔭補限年法從余靖之言也其慶歷三年制勿行

三月復科舉舊制制誥楊察言前所更令不便

十月轉運罷兼按察時執政攻范仲淹富弼行事故因

肆赦以其過為煩擾無益事體罷之

自李文靖王文正當國以來廟堂主安靜之說而弊事不革積而至於慶歷此當變之事也自韓范富公之志不盡行積弊相仍極而至於熙寧此又當變之時也今觀仲淹所上十事與安石所變之法合而論之熙寧二年遣使察農田水利亦欲厚農桑也熙寧三年立更戍保甲法亦欲以修武備也四年更貢舉法亦欲以精貢舉也四月定選人改官條制亦欲以

明黜陟也十月定奏補注官法亦欲以抑僥倖也以至行募役法亦欲以減徭役也建三舍法亦欲以重學校也均諸路田法亦欲以均公田也此是仲淹安石同處然國家自藝祖仁宗雖有漏缺敗壞之處而未有熟爛腐敗之形慶歷諸公之本旨杜一隅補一隙之智也熙寧大臣則以一隅之損而顧其四圍以一隙之漏而侵及於堂奥也安石紛更惜夫仲淹去則法變而安石自罷相之後熙寧七年罷相安石之身雖去

而安石之法未嘗不行仲淹之法未及一年而變安石之法至崇寧大觀而愈不變仲淹得政之淺而安石得君之專也仲淹所引之君子未盡用而安石所教之小人根固盤結而不可去也妙論

三司使

景祐元年五月以程琳為三司使詔自今三司在職未久毋得非次更易琳尤謹出入禁中有所取輙奏罷之内侍言琳專琳自直於上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

為陛下惜耳上然之

慶歷二年王堯臣為三司使始受命言於上令國與民皆弊耳在陛下任臣者如何請自擇僚屬於是辟杜杞十餘人為判官後果辦治聞是歲取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

皇祐二年十二月三司使田況以今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歲之所出又多於所入因上皇祐會計錄此段講義見真

宗會計錄

嘉祐四年以包拯爲三司使初拯爲中丞彈三司張方平罷遂代以宗祈拯復論祈以拯代之避位久之方出錢穀之職非他官比國初爲三司使者必選計相居之位亞執政自爲計相下而副使又下而判官至於子司之屬皆通知錢穀而後除副使位下待制恩數同大卿監各置判官二員視轉運使資序又有三司判官六員謂之子司如磨勘司憑由司之類

當時三司皆得自擇僚屬三司缺則以副使補之副

使缺則以判官代之判官缺則選外之轉運為之所以專其職也自元豐官制既行戶部尚書即昔之三司使也左右曹侍郎即昔之三司副使也戶部及諸司之郎官即昔之三司判官也然皆以為遷官之地簿書之弊猶不能救不過按其數而督之視其籍而収之況望其較諸道有無制國用之多寡哉仁宗朝專其職

熈豐主財之官遷變不常

更見真宗朝三司講義

嘉祐五年五月以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獻萬

言書畧曰方今患在法度雖多而不合先王之政所謂法先王之政亦法其意而已先王之於人才教之養之取之任之皆有其道今州縣有學而不能長育人才大學之教誦說課試而已故雖白首庠序而不知從政之方此教之非其道也方今制祿皆薄州縣之吏月所得錢多者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今天下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亦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通其變耳誠能爲雖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此養之非其道也驅天下之士

使為賢良進士固有時而得才然不肖者苟以此進亦至乎公卿因使推其類而聚之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此取之非其道也今取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人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又使之治獄又轉而使之治禮宜其人才之難也夫在其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此任之非其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一非其道則敗天下之人才況

兼四者而有之朝廷有所施為變革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遂止而不敢為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陛下誠有意於天下則臣願斷之而已

安石變法之規模亦畧見於此書矣其大意則以立法度變風俗為急然安石謂先王之政法其意而已而安石所立之法則一一牽合於周禮而畧關雎麟趾之意則其意果合先王乎安石謂今之人才教之養之取之任之皆非其道而安石乃以新經字說壞

未用之人才以檢正習學壞已用之人才其果能得其道乎至謂朝廷有所施為變革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則止而不能為此後日勇於去君子勇於塞人言勇於任民怨而為行新法之根本也

慶歷八年三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皆給筆札即令坐以言時政幸龍圖天章閣

此即九年三月開天章閣之意也然至是富公北范公西韓公亦在外時政之所急者莫急於召此三人

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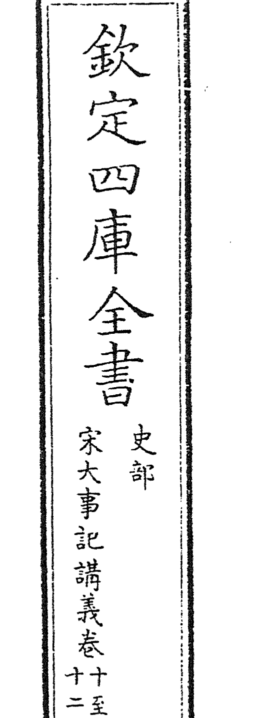
宗正司　睦宗院

景祐三年七月置大宗正司前年作睦宗院

古者大學小學合親疎而並教之故祖宗世臣兼同姓異姓而參用之自漢世無教養之術而劉德劉向之徒為權臣所忌而不用至魏晉之朝幽閉宗室使人不得聞見麥菽不辨然後其心始安可痛也吾宋親賢用仁冠絶前代然皇族鮮有聞者置大司正特

以統之也作睦宗院特以親之也此安石所謂宗室無教訓選舉之實未有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熙寧新法議者紛紛而置宗室一事獨無異議其以是與

宋大事記講義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録監生臣施　華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

宋　呂中　撰

仁宗皇帝

朋黨　君子　小人

景祐三年五月罷仲淹禁越職言事時夷簡秉政進者多出其門仲淹忤夷簡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旋貶饒州初仲淹因論建都事謂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

太平宜都汴有事必居洛陽夷簡以為迂闊仲淹自還朝言事愈亟宰相使人諷之曰待制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侍臣職余敢不勉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煩劇處之彌月京邑肅然五月罷知饒州禁越職言事仲淹上百官圖因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為公如此為私不可不察人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終有王莽之亂今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指夷簡夷簡辨於上前且訴仲淹越

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仲淹以文章辨析辭益切仲淹出知饒州獨龍圖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餞之

御史韓縝希宰相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上從之

集賢校理余靖上言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尹洙言仲淹嘗薦已不可苟免皆貶歐陽修貽書責高若訥不能辨修亦貶詳見臺諫門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

四賢指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一不肖斥若訥也

寶元元年十月詔戒朋黨初夷簡逐仲淹踰年吕亦罷士夫為仲淹言者不已事涉朋黨

此仲淹之所以言事去也此夷簡為相而國論為之再變也

昔歐陽修言於仁宗曰自古人臣進諫有難有易人主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陛下之過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言大臣者易若寛仁恭

儉之主則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之過則務為優容言事者未及言而怨仇已結於其身矣於此之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自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餘年間逐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然嘉祐之前諫人主固甚易言大臣亦豈難哉仲淹以言夷簡去而彥博亦以唐介罷介猶御史職也仲淹乃以待制知府而敢於言大臣則當時容養敢

言之氣可知矣仁宗之時容養直言故敢於言大臣

慶歷三年四月吕夷簡歸第蔡襄論之夷簡罷相以樞密使召夏竦尋代以杜衍同時富弼韓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修等為諫官凡十八疏上乃罷竦

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曰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衍長府兵事乃毋蹶琦有竒骨可屬大事重厚如勃惟修惟靖㑹中履潔並為陳言正色在列衆賢之進如茅斯㧞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大奸指竦詩出孫

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時仲淹琦適在陝西還朝道中得詩仲淹撫股謂琦曰為此怪鬼壞於事琦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後石介卒竦言不死請發介棺

七月范仲淹宣撫陝西先是諫官歐陽修言仲淹有宰相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王舉正以仲淹代之上欲用為參政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命仲淹宣撫是冬還闕以仲淹為參

政弼為樞密副使上使人諭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

四年六月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始仲淹以忤夷簡放逐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夷簡罷仲淹自陝西還朝天子倚以為重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感激眷戀以天下為已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治太平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為難行開天章閣上十事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事夏竦

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奸險習介書改伊周曰伊霍撰廢立詔仲淹弼始恐懼不安適有邊奏仲淹因請行乃有是命

仲淹出按西北邊過鄭州見呂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仲淹未喻其旨

八月富弼宣撫河北避𫏐之謗以歐陽修為河北轉運按察使上曰事苟宜聞無惜奏牘

九月晏殊罷杜衍平章事

十月諫官蔡襄罷出知福州薦進士周希孟為教授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

十一月治進奏院獄罷黜集賢校理蘇舜欽等舜欽乃仲淹所薦其妻又杜衍女也少年能文章議論稍侵權貴會進奏院祠神舜欽鬻故紙公錢召妓女同席會賓客王洙宋敏求王益柔等或言益柔戲作傲歌於是王拱辰諷其屬魚周詢等劾舜欽放肆狂率詆玩聖賢王洙等皆得罪拱辰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

五年五月杜衍罷爲相百二十日諫官孫甫罷二人皆爲陳執中所譛以杜衍庇仲淹弼

十月詔訪石介存亡夏竦謂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請發介棺以驗杜衍在兖州保其必死提刑吕居簡曰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殮之人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

慶歷君子之盛固石介一詩發之也慶歷小人之禍亦石介一詩激之也何者君子小人之實不可以不

辨而君子小人之名不可以太分有用君子之名則為小人者豈甘小人之名哉正人既指邪人為邪則邪人亦指正人為邪石介以大奸指夏竦所以激為朋黨之赤幟也觀仲淹之始去也夷簡以朋黨目之而諸賢以逐仲淹之再去也夏竦以朋黨目之而諸賢亦為之再逐然仲淹始為夷簡之所斥諸賢尚有左袒及為夏竦之所斥諸賢盡為倒戈盖夏竦用心慘於夷簡實激於慶歷聖德之詩也

慶曆四年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參政范仲淹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在聖鑒之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於國家何害

皇祐四年五月范仲淹薨仲淹内剛外和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之民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哭如父

初羣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往迎之盜悅徑去不為暴富弼議誅仲約仲淹宥之上卒從仲淹言弼曰今方患法不舉舉

法而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
臣下夫遵人主以誅殺他日手滑雖吾輩不能保弼
終不為然及弼自河北出使還國門不許入未測上
意比夜徬徨不能寐遶牀嘆曰范六尺真聖人也先
儒論宋朝人物以范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必忠孝
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其所有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
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

敗利鈍之誠心也觀其論上壽之議雖晏殊有不能曉尊太后門寬仲約之誅雖富弼有所不能知而十事之規模雖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天章閣條十事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范公已即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與

嚴銓選

景祐二年二月杜衍判流内銓為中丞先是選補科格繁宂主判不能悉閲吏多受賄為奸衍既視事即勑力

取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乃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
曉諸吏毋得升堂各坐曹廳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居
月餘聲動京師後知審官院如判銓法
天聖元年抑勢要是歳引改官人李師錫薦主凡三十
餘人上知其為王德用婿曰但薦勢要使寒士何由進
止令循資其後胡旦子宗堯以磨勘保官多亦止循資
至和元年八月以賈黯判流内銓時太平日久樂於因
循而銓衡徒具文而已黯始欲以風義救其弊澤在蜀

三年不知父喪黷言於朝終身廢歸田里李亢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黜引去後應舉及第積十歲乃自首黷言此律所謂罔冒也罷之

景祐三年五月范仲淹上百官圖曰任人各以其才如此則為序遷如此則為不次不可不察

嘉祐二年五月詔舉行磨勘法詔文武舊臣皆陳乞磨勘有傷廉節自今歲滿令審官三班院舉行之

天聖二年吏部引對選人賈積善十四考無公私過失

雖無舉主特與改秩

天聖元年縣尉王得說多書考而無保任特與大理寺丞

人言我朝任法而不任人信吏而不信士大夫然吾觀賈積善無公私過失雖無舉主特與改官李師錫以王德用甥雖薦主凡三十人止令循資是銓選有定法而未嘗拘於法也賈黯判流内銓則有三年不通父問而廢歸田里者杜衍權典銓選則裁制如法

而文吏聽行文書者是銓法受成於吏而未嘗盡委於吏也故當時蘇紳上疏謂官之職宜擇主判官付以事權或有異材許別論奏如寇準判銓錢若水等三人以選人遷朝官此又不可以常法論而真得法外之意也

試制科　行貢舉

天聖七年閏二月復制舉等科以待京朝官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

以待布衣武舉以待方畧勇力之士然後天子親策

八年六月親試書判拔萃科及武舉得余靖尹洙及武舉十二人七月策制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何泳茂材異等科富弼

寶元元年八月策制科武舉考官晏殊上賢良方正科田況張方平各六論田況與張士遜連姻報罷

嘉祐四年八月策制科汪輔之入等言者以輔之無行罷之

六年八月策制科得王介蘇轍轍言極切直胡宿黜之

上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

天聖二年三月賜舉人第得宋祁葉清臣以下以策擢第自清臣始庠祁俱以詞賦得名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庠第一

八年三月親試舉人得王拱辰以下八百人

慶曆二年二月親試舉人賜楊寘以下四百餘人及第出身公卿相賀得人後寘未沾祿卒富弼言省試有三

長殿試有三短

四年詔州縣立學更立科舉人范仲淹所謂精貢舉之策也天章十事中所獻宋祁等言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才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學校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宏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乃詔州縣立學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

皇祐元年取進士依景祐四年以四百人為額特奏名罷之

二年三月親試舉人殿試免黜落先是文士以怪僻相尚鉤章摘句浸失渾厚修革其弊務求平淡典雅舉子皆造言謗之然文自是變矣

國初進士無糊名謄錄之法無同保連坐之法上之人猶未以繩尺待士故所得者多名實之人而為宰相為執政者皆自此科出也自進士之法既密而擢

甲科多非人望故自太祖以來則進士得人為盛仁祖以來則制科得人為盛書判拔萃余靖尹洙茂才異等富弼而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在天聖則得何涉在寶元則得張方平在嘉祐則得王介蘇轍蘇軾可謂盛矣仁宗朝制科得人豈當時制科足以得人而進士科不足以取士耶葢朝廷之文法有疎密人主之意向有輕重也然則欲重進士之科必有如歐陽修之變古文則文體正矣必有如胡安定之立學

法則實材出矣必有如范仲淹精貢舉之條先行而後文先論策而後詩賦則天下無弊法矣貢舉學校得人以行是法則真才出

蘇公軾嘗議學校貢舉曰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雖復古之法臣以為不足然則論取士之法者亦在乎責實而已嘗祖宗時論者皆欲先策論而後詩賦馮亮言之於太宗馮拯言之於

真宗范仲淹富弼歐陽修復以是說而言之於仁宗亦嘗施行之矣慶歷之詔有曰先策論則辨理者得以盡其說簡程式則宏博者得以見其才此已行之法也蘇公軾言仁宗之世號為多士三世子孫賴以為用固有自來矣吾觀仁宗當取士之際焚香上禱願得忠孝狀元則其所以謹厚之意可謂切且至矣人才之盛宜哉

變文體

嘉祐二年歐陽修知貢舉先是進士習為奇僻修痛加裁抑榜出囂薄之士羣聚詆斥或為祭歐陽文然文體自是亦少變

初士人劉幾驟為險怪歐陽修惡之會公主文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榜之既而果幾也後公為御試考官有一論曰主上收藏精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得劉幾矣既黜乃蕭稷也時堯舜性仁賦有曰静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

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及唱名乃劉煇人曰此劉幾易名公愕然因成其名

唐之文體至韓愈而古本朝之文體至歐陽修而古謂歐陽今之韓愈非溢美耳然唐文三變非唐文之變也乃韓柳自變於下耳故當時惟韓柳之徒與之俱變而天下之文體不為之變以其變之之權不出於上也我朝承五季之亂蓋風俗文章屢變之下流而人心學術一新之都會也自我太祖太宗留意文

治而真宗復戒勵詞臣之浮靡仁宗復進好古篤行之士以矯文弊是其斡旋天下之大勢轉移風俗之要樞蓋自上始則文體之變雖在於嘉祐之時實萌於天聖之初矣唐文變於韓柳我朝之文雖倡於歐陽而實變於仁宗

置太學　命講官

慶歷二年十一月以孫明復為國子監直講明復隱於太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郡人石介以下皆師之介既

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明復有經術故命為直講

慶歷四年三月詔以湖州教授胡安定瑗學法著為太學令

慶歷中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學中有經義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如邊防水利之數

春秋之學前乎此凡例而已自孫太山治春秋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推見王道之治亂而

天下始知有春秋之義學校之法前乎此科目而已自胡海陵之學經義治事各名其齋邊防水利隨習而處而天下始知有體用之學瑗明體用之學是知窮理盡性全體大用雖未及於伊洛之精微然自孟子而下其有此學乎此皆我祖宗涵養之力也

州縣院　五書院

慶歷二年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衡州石鼓書院徙而為州學書院之迹遂荒廢而不治漕臣王總之特授岳

麓書院山長

國家肇造之初州縣不暇留意於學校而凡天下之為書院者五曰嵩陽書院白石鼓書院曰岳麓書院曰應天府書院曰白鹿書院亦足見人心之學不容泯也今嵩陽應天書院邈不可攷而石鼓書院淳熙中得潘侯時而復興岳麓白鹿書院又得張朱二先生主之南軒張栻晦菴朱熹回視州縣之學不過世俗之文進取之策其相去豈直千百驛而已哉朱文公初乞復

白鹿書院朝野諠譁州縣已有學校不必煩費文公之議曰先王禮義之宮與異端鬼道之居孰邪孰正孰利孰害今佛老之宮大郡以千計小郡不下數百至學校教養郡縣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置者引彼形此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於如此則其利害邪正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不能有所正於彼反疑有所干請於此不知其何說也議論端的石鼓書院衡州岳麓書院潭州白鹿書院南唐

減蔭子　行磨勘

嘉祐元年四月減蔭補額定選舉法龍圖直學士言立法先自貴始則人無怨心乃詔兩省諫臺共議至是議上詔二府及御史以上並罷乾元節奏蔭恩於是入仕差減矣

二年五月詔舉行磨勘法詔文武官舊皆陳乞磨勘有傷廉節故自今歲額滿令審官三院班舉行之

此富弼為相日舉行慶歷三年天章閣所條之事也

慶歷三年十一月更廕補法

此范仲淹天章閣所上十事其二曰抑僥倖也詔畧曰今之廕補推恩太廣疎宗稚齒並皆仕進其著為令使冢嗣先禄以篤為後之體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設考課之格立保任之條

五年三月罷廕補限年法

慶歷元年孫沔言今臣寮之家皇親母后皆得奏請不限賢愚槩居禄仕未離襁褓已列縉紳乞立人數用分

等級

李清臣言三歲取士入京秩者一人而資蔭入京秩者數百人

古者將用人之才必先養人之心後世雖用人之才亦徒富貴其人之身而已古者有教國子之法故凡嫡子皆可以繼世為卿而諸子之官又集其庶子而教之所以凡列皇朝左右者無一而非可用之人也後世徒以一夫官爵之所至苟應法令則不限賢愚

並皆祿仕未離髫齔已紆青紫以為恩則濫以為法

則弊此范仲淹所以抑僥倖至道間所以欲世祿之

家自成均而出也

嚴贓吏　戮敗將

天聖元年十一月嚴贓吏法知漣水軍鄧餘慶等四人

坐贓決配嶺南而後不盡録尋詔犯人之贓毋入親民

天聖二年李應機知袁州貪墨除授將作上曰外臺耳

目所係當職不言轉運提刑贖銅

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寇邊鄜延都監黄德和引衆先遁劉平石元孫被執賊圍延門七日德和既走使人誣奏平叛命御史文彦博鞫之盡得其實斬德和於河中府

大舜之仁於誅四凶見之孔子之仁於兩都之誅見之盖去不仁乃所以為仁去不善乃所以為善也以漢文之仁欲嚴盜環犯蹕之罪重薄昭新垣平之誅以我仁祖之仁而贓吏者誅敗將者殺盖不如是則是以不禁奸邪為寬大以縱釋有罪為不苛是特姑

息而非仁也彼王安石毀漢文以輕仁祖豈真知賢

主之用心哉

汰冗吏

嘉祐二年二月汰三司吏上患吏員猥多命中丞杜衍

與三司使副擇其能否而升降之有欲中衍者揚言於

外曰衍請盡黜諸吏於是相率僅千人詣東簡又詣王

曾又詣衍宅投瓦礫肆醜言於是竄十餘人衍罷中丞

太祖嘗汰吏四百人真宗又汰諸路吏萬有餘人何

其易而景祐欲汰三司吏反失國體何邪論者皆以為勢之弱至此不知當時韓魏公嘗汰兵數萬人不聞有為亂兵且可汰況於吏乎是小人之欲害君子先唱盡黜諸吏之先聲以中衍也

汰冗兵

慶歷六年二月汰陝西邊兵遣户部陝西副使夏安期如陜西市馬及議省邊費安期奏省吏汰邊兵之不任使五萬人

皇祐元年十二月汰諸路兵時天下患兵冗於是文彥博與樞密院龐籍同議省兵議者紛然彥博籍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二臣請死之
國家自建隆以來官尚實績士尚實才兵尚實籍財尚實數而中外之數往往皆實故自景徳咸平以來官守格例之虛名士逞浮靡之虛詞連營坐食而兵有虛聲版籍侵欺而財有虛籍中外之事多出於虛文迨至慶歷諸臣興滯補弊以回天下之習吏之庸

也范公一筆而罷十兵之冗也韓公一汰而去數萬任子可減減之奔虢可抑抑之浮靡可去去之議者患兵籍之生變也田況曰去年韓琦汰兵豈聞有爲亂者至此將帥又以減兵致怨文潞公與龎莊敏曰果有變二臣請死之諸君子任怨而不恤者蓋以革虛文之弊也

募土兵

康定元年正月募陜西强壯兵止令防護城守不刺手

面除閱習外毋得他役

六月增募河陜京東西弓手强壯

王拱辰言契丹不畏官軍而畏土兵元昊不畏東軍而畏土軍蓋兩河陜西之風土習勇悍長戰鬬苟上之人優其田疇安其室廬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減屯戍省餽遺為不易之兵制也强壯之兵始者不過鳩集鄉閭後至抽赴京師又後刺為正軍矣得役之兵始者無異編民後至刺手黥面又後運糧

戍邊矣至三路弓手之兵刺充宣毅或刺充保捷皆永為禁軍矣自隸正籍終身失業自處連營仰給縣官此張方平所以歷言於慶歷之時也論陝西土兵可用苟刺為正軍則鄉民失業

漕運額

天聖四年閏五月定江淮歲漕額六百萬石景德中歲漕額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百五十萬石先是發運司請於六路計民稅可更得三百萬石上不許曰常

賦外增量糴是重擾吾民也

漢初運關東漕以給中都官不過數十萬石自武帝以後山東漕百餘萬石河漕益四百萬石唐初關東之漕不過十萬及明皇天寶以後每歲二百五十一萬石何其省於初而廣於後耶蓋漢以用兵而費財唐以養兵而蠹財也昔太祖謀遷西京曰吾欲循周漢故事汰冗兵省東南民力然太祖之兵不過二十萬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蓋端拱雍熙以後之事

此歲漕所以日增而日廣也惟我仁祖為定額故熙寧大臣增茶稅之說倍榷酤之征而漕運之法則不敢有一毫之增則亦前朝有定額故也仁祖立漕運額雖王安石不敢妄

慶歷三年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之糧儲大臣以為憂范仲淹言許元可獨任汴運事擢元為發運判官元至命瀕汴州縣留三月糧餘悉發之引千餘艘轉而西自後京師足食

嘉祐元年張方正畫漕運十四策上善其策後京師有五年之蓄

户口數

寶元二年詔三司上户口數上嘗御邇英讀真宗所撰正說養民篇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梅詢曰先帝作此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户口充益賦斂無度則版圖㿉衰因詔檢閱以聞前漢千二百萬後漢千六百萬魏九十萬晉二百萬宋九十萬後魏北齊後周三

百萬隋八百萬唐九百萬太祖二百五十萬真宗八百六十萬寶元一千萬云

戶口之數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天地消息況於人乎自古養民誠未有過於一千萬戶唐明皇之世幾之矣繁夥既極旋復衰耗是可付之數也然堯舜禹湯太平凡三百餘年文武成康亦太平三百餘年養之既至教之亦備無夭折札瘥及兵革之禍父祖子孫數十世為太平之民此又可以數言乎國家戶

口至寶元亦一千萬可謂極矣然慶歷嘉祐之盛踵接於其後何至如明皇始盛而終耗耶明皇末年天寶之變民失其養而戶口耗

差徭役

至和二年四月定差役衙前法罷里正衙前以貲産差排鄉戶特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免役衙前將吏得免里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知并州韓琦言每鄉被差疏密與貲力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

亡相繼請罷里正衙前只差鄉户衙前選物力最高者為之蔡襄亦以産錢多少定役輕重遂更著法下三司頒焉民甚便之

此革差役之弊也蓋差之法莫重難於衙前之一役官物失陷則令人出綱運費用則責之供令罷衙前之役則樂于差之之法使荆公而知此則不行募役之兵矣以鄉户衙前選物力最高者為之使荆公而知此則雖行僱役之法亦不當及於下户矣韓琦差役便民

安石催役擾民可合
衆朝參看並有段講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一

宋 吕中 撰

仁宗皇帝

省財費 崇節儉

天聖元年正月議省浮費置計置司從三司使李諮之請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今稲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天禧以下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救之乃命

中丞與三司取景徳一歲用度較天禧所費省其不給者詔三路軍儲出於山澤之利比聞移用不足遂置司領以樞密參政

寶元二年六月省乘輿宫掖浮費從諫官韓琦之請時賈昌朝言西夏不足慮而民困爲可憂計江淮歲運六百餘萬僅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頗取景德景祐之數約以舊制乃命韓琦等議之琦言減省浮費自宫掖始乃詔乘輿服御及宫掖所須務從簡約

是年冬起居注宋祁上疏曰今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吏役數十萬衆以事夷狄可謂無謀甚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廂軍不任戰而耗飲食二冗也僧道日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二曰京寺觀多設卒置官三曰使相節度不莅藩要曰取公用以濟私家又聞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若躬行至儉風示四方衣服醪膳無溢舊觀請自乘輿始錦繡珠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宫

始

慶歷二年四月議省冗費時西兵不解財用益屈張方平屢乞遷官與三司較國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為出又曰救茲交急特在陛下身先率下事事樽節而已上乃詔內侍較近歲禁中用度增損外則命中丞賈昌朝諫官田況張方平與三司議裁省尋減宗室婦郊賜之半於是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以助軍費宗室刺史以助公使錢之半

嘉祐七年司馬光言祖宗置內藏以備饑饉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具也今內藏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若以奉養賜予盡之一有饑饉兵革臣所凜凜也

財之所以蠹者一曰冗費二曰浮費官吏有冗員而任子之法未易除兵衛有籍而老弱之籍未易去百官六師有賞而郊賚之賜未易裁此冗費也后宮嬪妃供進

御是矣而動以萬計給事房闥供洒掃是矣而動累百計宮室非陋而土木之工興服御非儉而靡麗之文盛此浮費也而水旱之備夷狄之賂不與焉於是數者而節之則有不可勝節者然一朝而行之則拂天下之情激議者之喙天下之事自有先後欲去冗費先去浮費文帝身衣弋綈而鄧通賞至巨萬明皇初焚錦綉而末年織綉之工供妃院者七百人節用之源無大於此浮費不可不節人君抑情窒欲則先身後民之誠孚於天下誰敢不聽夫然後財之蠹

於費戚盡於冗吏冗卒次第節約何所不可此省費之策韓琦請自興服宫掖始宋祁請自後宫乘輿始而張方平亦請自陛下之身始也然我仁祖天性恭儉必不妄興一役妄費一物又何待諸臣進節用之說葢我朝之財始蠧於天禧祥符再蠧於寳元慶歷自禱祠之事興宫室之役起内之帑藏稍已空竭則省浮費之策不得不申明於天聖之年也自元昊叛於西契丹擾於北外之財用不免告匱則節冗費之說不得不條畫於慶歷之時也

行楮幣

天聖元年十一月置益州交子務初蜀人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主之後富資稍寡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祥符末薛田為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議久不決至是始詔置務官主楮幣之行始此

此楮幣之始也然其有錢以行楮有楮以權錢子母均通而無偏重之患故民視錢猶楮視楮猶錢今則

為是幣兩初無是錢以虛駕虛宜乎楮幣之不行

寛鹽禁

天聖八年十月除解鹽禁行通商法蒲解之民皆作感聖恩齋自是雖賈商流行兩歳課入官者耗矣

慶歴元年九月增江湖路鹽酒價於是歳課三十萬六千餘緡

慶歴三年六月詔諸路條茶鹽利害初議欲弛茶鹽之禁范仲淹言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今國

用未省既不取之山澤及商賈必取之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商賈

六月罷河北榷鹽三司使張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榷何也上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以鹽課均之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榷乎遂罷之河朔父老相率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父老過其下必稽首焉

除解鹽禁而蒲解之民乃作感聖恩齋罷河北鹽而

河朔之民為佛老會以報上恩仁矣然河北之鹽不可榷而解鹽之禁不必除蓋河北之鹽已均於兩稅而解鹽所以資陜西之軍儲故解鹽一罷則商賈雖通而歲課已耗謀國者又當權其輕重也有當罷有不當罷

罷青苗錢

天聖五年十月罷陜西青苗錢先是陜西糴穀歲預給青苗價錢至是罷之自是不復給

皇祐三年正月特以戍兵多食苦不足陜西轉運李參

視民闕乏度穀麥之入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償謂之青苗錢數年兵食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蓋取諸此王安石始知明州鄞縣嘗以是法行

青苗法非自安石始也但其始也官給以錢而民入以穀則免和糴之擾合常平之法而不至強民以所難至荆公則直取二分之息而責之以勞此所以可行於一邑而不可行於天下也

常平倉

景祐四年八月詔三司漕臣勿以常平錢粟移用

康定元年詔以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自景祐不許移用數年有餘積

慶歷元年九月復義倉乾德初置未久而罷明道復之不果集賢校理王琪上疏引隋唐故事請復置之已而衆論以為不便復罷

嘉祐七年十月賜常平糴本錢諸路几百萬緡

常平義倉均之為荒政良法也然義倉之置自乾德

始亦自乾德而止自慶歷置亦自慶歷而罷何耶蓋常平出於官義倉出於民出於官者官自斂之官自出之其弊也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於病民出於民者民實出之官實斂之其弊也不惟民無所出而官從而病之此祖宗之亟行亟罷非為一時慮也為異日慮也若夫常平之法自景德祥符而始立固已纖悉曲盡撥上供以充之防擾民也經度隷司農而不屬三司防移用也沿邊不置慮其妨邊糴也經二歲

則以新易陳慮其有腐粟也減價而糴仍不得過本錢慮其失陷糴本也加以仁祖之恭儉愛人其所積愈久而愈多矣然孰知嘉祐常平之利民反移而為青苗取民之本與

稅茶法

天聖元年三月行貼射茶法初茶法屢更然不能無弊上詔二府大臣經度乃命李諮更定其法請罷三說法官不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户自相交易一切為中估而

官收其息必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故貼射之名始此

五月行邊郡入中芻糧見錢法舊法商人入粟邊郡等請茶與犀象緡錢虛實三倍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及詔變法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厚利怨謗蠭起

天聖三年罷貼射茶入中復三說法初李諮貼射茶法行之朞年豪商大賈不能爲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

見錢恐京師府藏不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計置司言
茶有滯積壞敗者請焚棄之朝廷疑變法之弊詔等因
條上利害謂計置司請焚棄者特累年敗壞不可用者
耳然論者不已乃命孫奭夏竦同究利害奭等因言十
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餘萬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
茶皆入商人其入官皆粗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奸人
倚貼射爲名强市盜販而侵官利宜其弊後有建議更
茶法者上問三司使寇瑊曰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

商人若官盡其利商人不能行而邊民困於餽運矣上然之因詔輔臣曰茶鹽民所食强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但縁濫費尚廣未能弛之安可數更其法

慶歷八年十二月行四說法加以鹽為四說每糧草一百貫在京支見錢三十貫香藥十五貫在外支南鹽十五貫茶四十貫自是三說四說之法並行於河北

皇祐二年正月行入中對貼法自慶歷末河北行四說鹽居其二而並邊芻粟皆虛估數倍劵至京師反為商

所抑鹽估稍賤商人以錢付受劵取鹽不復入錢京師
帑藏益乏王堯臣請令入錢於京師乃聽兼給謂之對
貼
景祐三年二月復入中見錢法令商旅入錢於京師者
給南方茶入芻粟於邊者給京師及諸州錢從前樞密
使李諮等請
嘉祐四年二月弛茶禁請罷給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
收其租從議臣之言也

榷茶之法多矣而其法有二曰官鬻也曰通商也二法俱弊始不得已而均其賦於茶户焉貼射之法始行於淳化至李諮復請之此通商法也三說之法始行於咸平至孫奭復請之皆官鬻法也筆談舊傳茶有三說見錢為一說犀角香藥為一說茶為一說此乃三說法予在三司求為三說乃是博糴便糴直便為三說博糴者極邊糧草便糴者沿邊糧草直便者商人取便於沿邊入闕納見錢於京師請領自虛估之利入

於商估而後行貼射之法自邊糴償以見錢府藏不繼而後復用三說之法貼射之法雖通商而官受其利三說之法雖官鬻而商受其利二法均弊而後以歲課均之茶戶焉夫一歲之賦均賦茶戶恣其買賣所以均民力也所以恵商賈也官則無爛朽腐敗之弊茶則無草木塵煤之雜其法善矣然向時摘山者受錢於官今使之納錢於官向時冒法販茶者被罰今均賦於民不得入刑亦及之向時商賈貿易州縣收

其稅今商賈不行則稅額不登國用亦乏夫其法行於嘉祐之四年而其害已見於嘉祐五年劉敞之疏又其後也茶稅猶故榷法復生此楊中立所以痛心於崇寧之變法也茶禁既弛論者以茶戶困於輸錢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劉敞請收前詔擇其利害變而通之

賑飢民

明道二年六月賑京東江淮飢民陳執中范仲淹分路撫時仲淹為右司諫奏使所至開倉廩賑之絕禁淫祠

奏蠲廬舒折役茶河東丁口鹽錢又以爲東南一饑公私空竭其病在於用度不節條上八事上嘉納之

慶歷七年定州歲大歉知州韓琦發廩活飢民數百萬是年河北京東西大水大饑人相食知青州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官吏待闕者皆給其禄使即民所聚選老弱者廩之山林河海之利有可以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

以次受賞於朝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人上聞之遣其秩𥼶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𥼶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

救荒以政不若救荒以人一定州之政足以活數百萬之飢民青州之策足以活五十萬之飢民先正諸公純以為公故適遇災變不啻猶已之飢溺矯詔開倉雖罪不恤出粟貸民家資不計遡其用心其有瘳否乎此固先正愛民之心亦祖宗之世郡縣常有餘

蓄所以易於用力而隨見其效也

恤流民

天聖七年三月給契丹流民田契丹饑流民至境上上曰皆吾赤子也可不賑救之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州縣給食

人君者天地萬物之宗主也苟有一夫之失所且引為已責而況於夷狄乎此仁祖所以一視而同仁也然必如是而後可謂南北一家中國一人之意苟當

國恥未刷之時而借是說以自安者此又苟安之規模也

裕民力

嘉祐元年先是范鎮知諫院言儂智高寇嶺南前後遣將遣兵不知其幾皆相繼奔潰陛下親遣狄青而卒取勝者蕃落數百騎耳此兵不在衆也臣愚以為備契丹不若寛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寛關陜之民備雲南莫若寛兩川湖廣之民備天下莫若寛天下之民民

力寛則知自愛知自愛雖有外虞人人可用爲兵用人人自愛之兵以禦外虞何往而不克

有有形之險有無形之險有形地利是也無形人心是也人心苟固則忠信可以韃兵甲道德可以爲藩籬衆心成城何畏乎夷狄哉不然鉅橋之積雖富莫過乎前徒倒戈之衆阿房之役未已隨激乎匹夫揭竿之怨然則欲備契丹莫若寛河北之民欲備靈夏莫若寛關陜之民范公鎮言真知本之論

城水洛

慶歷三年十月初德順軍之西南二百里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環城雜民種數萬帳又有水輸銀銅之利曹瑋在秦州時常經營不能其後靜邊寨主劉滬密使人說城主鐸斯那令内附會陝都部署鄭戩行邊言若就築為城可得蕃兵三五萬人共捍西城從之韓琦言臣宣撫陝西閞修水洛城頗為未便蓋其功以百萬計又須三四千兵守之乃詔罷戩攺知永興軍而戩又極言

城之便命劉滬董士廉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亦以為不便乃命鹽鐵副使魚周詢相其利害卒是戬請城水洛之役當以鄭戩劉滬之言為是而韓琦尹洙之言為非以韓琦諳練西民知取横山之便而不知城水洛之益便亦猶趙普能與太祖收藩鎮兵權而異時復以夏臺之地賜保忠也李繼捧賜姓趙名保忠

憂敵患

慶歷四年八月歐陽修言朝廷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

之心夫憂與懼異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皇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敵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為我之福則不幸使解仇而復合豈不為我禍

弭盜賊

慶歷三年五月沂州卒王倫叛討平之獲於和州斬之

歐陽修言近日四方盜賊寖多可為腹心之疾為今計者必先峻法令法令峻則人知所畏余靖亦乞嚴為督責賞罰等法從之

慶歷八年正月討貝州賊王則平之初王則未平文彥博請行初以明鎬宣撫夏竦惡鎬所奏多從中沮之惟恐其成功至是彥博請以便宜從事

韓琦戢定州兵初明鎬引諸州兵平貝賊獨定州兵邀賞出怨語琦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赦者斬

軍門外士卒死次圍賞其家恩威既信倣古兵法教習由是定州可用人視山中隱然雄鎮聲動虜人時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竊奪至定留不遣曰保州極塞豈可雜以驕兵易素教者數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數日亦皆就律裨佐如狄青輩熟閱公曰見其施為後可為名將

慶歷八年閏正月禁衛叛卒伏誅是夕崇政殿從卒四人謀變為衛兵所誅

司馬光疏曰竊以國家治亂本於禮風俗善惡係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也言語不通飲食不通有至死莫能相為者是無他所習異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薫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强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懲也三代習民於禮及其衰也雖以秦楚之强不能蔑視王室晉平公之世以公子服回曰

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強而奢傲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其後韓魏趙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今自景德以來務行姑息之政胥吏諠譁斥逐中丞輦官悖慢廢退丞相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令推恩者多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懦怯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詠詈粟帛使之憤惋彼既為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

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何異於唐之季世乎後魏姑息軍人而高歡寖結容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温公之言其箴砭當時之良劑乎夫慶歷嘉祐之間天下至今號爲太平亦烏覩盜賊之能爲患而范富諸公不憂外寇而憂内寇不憂夷狄而憂盜賊誠以天下之習於玩者不可不畏也四夷敵國猶鄰人之侮也盜賊姦宄猶

僮僕之侮也此曷為而至哉是固諸公之所畏也以司馬温公謹習疏發明仁祖時盜賊習於為姦者以積寛積弱之過任一狄青而嶺南平拔青於行伍者執政龐公籍也擢一种世衡而西師提置世衡於募府者參政范仲淹也得一明鎬而貝州平薦明鎬以討賊者相臣文彦博也

皇祐四年五月儂智高陷邕州圍廣州六月以狄青為樞密副使九月命狄青討智高初命孫沔余靖猶以為

憂於是青上表請行

五年狄青敗智高於邕州或以爲智高已死賊屍有金龍衣者青曰安知非詐乎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

捷至上喜謂龐籍曰青破賊皆卿執議之力

貝州之役以明鎬不能成功者以夏竦居中有以撓之也智高之敗雖曰狄青之功而亦莊敏執議之力也蓋有張仲孝友於內然後方叔能任征伐於外而

趙高用事於中則章邯雖握重兵而長史奏事三日

不得入見矣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一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二

宋 呂中 撰

仁宗皇帝

弭災異 修君德

雨雹火災

景祐三年大雨震雹太平興國寺災朝議修復崇政說書賈昌朝言易震卦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凡六爻之吉以能自戒懼乃免咎責春秋傳天火曰災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譴告可勿繕治以示畏天威愛人力之意從之

天聖七年六月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滎陽尉蘇舜欽上疏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乘夏之時發泄於昭應宮

明道元年七月大内災中丞滕宗諒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由政失其本

旱

慶歷七年三月旱求直言上禱雨於太乙宫曰方炎赫

上却蓋不御及還而雨大降

旱蝗

慶歷四年六月京師旱蝗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

滋甚百姓何罪而罹此黑禱上帝願歸咎於渺躬

星變

景祐四年七月有星數百西南流

嘉祐五年正月大星隕東南范師道曰宜簡將帥練士卒詔天下為備

日食

康定元年正月朔日有食之諫院富弼請罷晏徹樂

地震

是年十二月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曰天以陽動君之象也地以陰靜臣之象也天動地靜主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為震

赤雪地震

慶歷三年十二月河北雨赤雪河東地震凡五六日不止孫甫上疏曰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宫故招赤雪之怪終致晉亂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臣也後宫也戎狄也三者不可過盛唐高宗本封於晉及即位晉州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今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

主威福時出英斷以弭奸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内制後宫此應天之實也

水患

慶歷八年十二月河北京東西大水時富弼知青州賑飢民五十餘萬見賑饑民門

皇祐二年十二月河北水詔𪊨租出内帑錢四十萬緡細絹四十萬匹下本路便糴糧運且諭宰臣曰朕宫中不妄費一錢惟以寛民豈可惜費

三年八月京東淮河等七路饑諫官吳奎言水不潤下盜賊横起皆陰盛所致重以内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桀驁讒邪交傷陰陽如此寧不致大異哉

讀文帝太宗記則多災異讀武帝宣帝記則多祥瑞然日食地震一旱三蝗不足以損文帝太宗之治而白麟赤雁黃龍神雀亦何異於武宣之德哉然吾朝之治莫盛於仁祖而災異之多亦惟仁祖之世為屢見惟我仁祖減膳徹樂旱而撤蓋雨而徒跣其祈禱

之切至露立於壇陛其訓詞之切至移災於朕躬是以天鑒其誠民感其仁而慶歷之災異轉為四十二年之和氣王安石論仁宗之為君仰畏天俯畏人所以獲天助以王氏倡為祖宗不足法之言而仁宗之所格天者豈奸言之所能掩哉

却祥瑞

慶歷三年十二月禁獻祥瑞是月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歐陽修曰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上嘉納

之詔諸祥瑞不許進

皇祐三年無為軍獻芝草上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

寶至於草木魚蟲之異焉足尚哉

此即聖經稼穡惟寶所寶惟賢之意仁祖得此以為

瑞也

柳尊號

寶元元年十一月郊羣臣五上表請上尊號上曰唐穆

宗云强我懿號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

處我於無過之地朕每愛斯言
驕淫矜誇人主之侈心也抑損退托人主之謙德也
謙德之形治之根也侈心之私德之賊也太祖以燕
晉未平而不敢稱一統仁宗以四夷未服而不敢言
至治此上尊號乃唐人之弊政而我朝抑之也自時
厥後上以制誥訣其臣下以表訣其君而相規相正
之風泯矣
仁明武

嘉祐六年七月司馬光入對除同知諫院進三劄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悍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强缺

一則衰缺二則危三者無一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其二論御臣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揀兵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

范文正輔慶歷之規模盡見於天聖上皇帝之一書司馬光輔四朝之規模盡見於嘉祐入對之三劄然仁宗以君德之劄留中以御臣之劄送中書以揀兵之劄送樞密院可謂有聽言之實矣

仁德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天下安樂唯仁治而已唐介以是進言於英宗則願其善繼仁宗豐功盛德不可名言而所可見者五事所以為仁范祖禹以是進言於哲宗則願以為法

明國法　嚴賞罰

景祐二年二月王曾平章事先是楊崇勳常進王曾白事直登階曾劾之上請釋之太后問其故曰崇勳武人

不知朝廷之儀舉劾者柄臣所以振綱紀寛釋者人君所以示恩德

王曾之劾崇勛猶申屠嘉之折鄧通所以正朝儀也仁宗之請釋其罪猶文帝之持節赦通所以重相權也然崇勛武人猶可恕而鄧通宦者豈可不正其罪哉

直史官葉清臣上疏曰王者之所以擦制六合撫有萬民者在握刑賞之權不授人以柄而已故舉一善有爵

祿之賜黜一惡有斧鉞之誅使人尊如天親如地仰如日月畏如雷霆今則不然有一進擢則曰宰相某人之親舊也常遊某門而善者也被一廢黜則曰宰相某人之嫌隙也跡踈而不被某遇者也爵賞刑罰不自陛下出而由宰相得非臣陰之盛而易天地之序者乎

恤刑獄　行赦宥

天聖四年夏五月詔大辟疑者以聞其後奏請多得貸

議

五年十一月郊丁謂吏不原赦

古之赦者赦無罪今之赦者赦有罪祖宗郊恩雖厚贓吏有赦不原奸臣如丁謂亦不原赦則非赦有罪也至崇覲奸臣及其鋒而用之而元祐元符之黨不以赦原矣

謹號令　明賞罰　責功實

慶歷二年詔三館言事司馬光言朝廷有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夫言多變則

不信令頻改則難施令出令之初不加審擇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旦夕之間果然又變此不謹號令之弊也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此不明賞罰之弊也兵額空多可用者少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效鐵刃不剛筋膠不固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此不責功實之弊也

議鐘律

景祐二年二月命李照定樂承平日久上留意禮樂之事照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胡部樂高二律擊黄鐘則應仲吕擊夾鐘即應夷則是冬與夏令春召秋沴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剏意造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復令神瞽叶其中聲然後聲應鳯鳴請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簴可使度量權衡叶和詔許之仍請下潞州求上黨

縣山秬黍及下懷州取葭莩然其聲猶髙乃用太府帛尺為法乃下太常聲極下樂工知其不可而不敢非之三年二月申命阮逸等定樂先是詔天下深達鍾律者以名聞於是知杭州鄭向言鎮東推官阮逸范仲淹言布衣胡瑗皆通知古樂遂詔詣闕乃命學士馬元與逸瑗定新樂九月詔罷議用司諫韓琦之言琦言祖宗以來通用王朴之樂天下無事垂八十載頃因李照至闕謂其音未諧許之改作暨阮逸胡瑗繼至盛言照樂穿

鑒再令造律則又圍徑乖古内侍鄧寶信續上新尺復長廣未合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可以器象求乎又西北二陲久弛邊備綏兹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然後將王朴及逸瑗寶信三法别詔稽古之臣取其多合典制者以備雅樂固亦未晚學士丁度等詳定度謂逸所陳乃古人棄而不用之説度等又泥於漢書脱文卒不能正

皇祐二年十一月置詳定大樂局房庶非一黍為一分

之說而增益班志八字范鎮是之曰李照以縱黍累尺
胡瑗以橫黍累尺是皆以黍生律庶乃以律生尺司馬
温公數與之論難以為弗合
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制作之書猶可攷
也太史公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班固言吹以攷聲
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也蓋律
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
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欲求聲

氣之中莫若且多截竹為管權為九寸度其圍徑如黄鐘之法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聲和氣應則黄鐘之為黄鐘者信矣黄鐘者信則求之律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則又參之秬黍至王朴則專恃秬黍矣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然古人先得黄鐘而後實之以黍非律生於黍李照言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令神瞽叶其中聲是矣

至其自為律法則以黍為之而其聲猶高繼以尺為之而其聲極下樂工已非之胡安定以九寸為方寸而破徑三分之法是矣然所定之律一取之秬黍故其度量權衡皆為不合房庶以徑三分周圍九分累黍容受不能相通遂廢一黍為一分之說而增班固八字以就其說范蜀公從而信之過矣得於此者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得定論近世蔡氏律呂新書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所謂卓然

者後世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受詔典領之官求之此書可也若夫明作樂之本則當以韓魏公之言為正

元昊西夏　繼遷生德明德明生元昊

寶元元年冬元昊僭號命夏竦范雍經畧西夏竦知永興雍知延州復以竦知涇州上令龎籍就竦議西鄙事竦言元昊畧有河外之地非繼遷比也天下久不見兵革一旦遽議深討未知全計也願陛下令諸將遇虜入

冦毋得與戰彼其絶中原賜予又喪沿邊和市可坐待其斃謹上十策後多行之

寳元二年十一月元昊冦邊狄青等敗之青功最多時為廵檢司指揮使

康定元年元昊攻延州劉平石元孫死之初范雍聞元昊將攻懼甚奏請濟師未報而元昊詐遣人乞和雍信之不為備元昊聲言取金明寨李士彬嚴兵待之夜分不至士彬解甲而寢翌日奄至士彬父子被擒遂抵延

州雍先以檄召平與元孫還救平元孫皆被執賊圍延州凡七日城中憂沮不知所為會大雪賊解去

二月韓琦安撫陝西乞召范仲淹知延州詔近臣陳陜西攻守策陳執中言邊兵少屈皮膚之傷邊民既窮腹心之患請廣土兵減騎卒

五月宰相張士遜罷軍務填委士遜無所補吕夷簡為相徙知越州范仲淹知永興軍未至又改陝西都轉運使至是仲淹過闕上諭仲淹與夷簡釋憾仲淹曰臣向

所論國家事更簡何憾也置陜西都部署兼經畧安撫招討使夏竦為使范仲淹韓琦副之仲淹言今邊城有五七分之備關中備無一二分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虚可乗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既不得大戰又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

五年元昊陷安遠等寨寨主王繼元蔡沂等死之

八月范仲淹兼知延州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小范

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

蓋指雍也

九月元昊寇鎮戎軍三川寨楊保吉死之又陥乾溝三

堡韓琦命任福攻白豹城克之鄜州判官种世衡築青

澗城右捍延安左可致河東粟北可圖銀夏仲淹奏用

其策

十二月命涇原鄜延路討元昊以正月上旬出兵慶歷

元年初官軍不利有詔切責於是竦上攻守二策令琦

取決於朝廷夷簡欲用攻策杜衍以為僥倖出師非萬全計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雨雪大寒我師可憂萬有一失噬臍何及春深漸煖方賊馬瘦人飢其勢易制此得天時之便又可擾其耕作且元昊謂國家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桀傲今邊備漸飭賊至則繫頸許臣稍示以恩信或可招納徐圖舉兵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之計則橫山人户必挈族來歸拓疆禦邊莫大之利上用其議於是仲淹固守鄜延

慶歷元年正月元昊遣人還延州請和仲淹見其無章表不以聞自作書抵之上曰賊多詭計欲懈我師耳乃詔諸路益嚴備之上以仲淹不當與元昊通書降知耀州

二月元昊寇渭州韓琦命任福禦於好水川戰敗福死之將佐軍士死者六千餘初夏竦令尹洙趨延州與仲淹議出兵而仲淹固執前奏營田為持久計琦坐任福敗降知秦州

王堯臣言范韓皆忠義智勇不宜處閒散地

十月分四路置經畧按撫招討使以韓琦王沿范仲淹

龎籍分領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先是夏竦陳執中

同節制陜西議論不合罷之

慶歴二年仲淹上攻守二策其畧曰議攻者謂守為示

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今臣思之攻有利害守有安危

盖攻其遠則害攻其近則利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

則危

正言吳育言元昊名為藩臣尺賦斗租不入縣官

慶歷二年正月詔北邊嚴備知保州王果言聞契丹與元昊相結將謀興師請豫為備是歲契丹求關南地

閏九月元昊寇邊葛懷敏死之於是賊長驅直抵渭州

仲淹自將慶州兵來援滕宗諒大設牛酒迎犒上聞之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

三年正月元昊請納欵稱男不稱臣琦仲淹皆言不可許四年五月元昊稱臣

元昊所以敢於憑陵者人皆以為寶元康定積弱之故而不知其志已萌於德明中國易馬之時德明常以馬轉易中國其息微德明子年十餘歲已有異志子即元昊所以終於帖服者人皆知一韓一范之功而不知其為夷簡仲淹韓琦禦西夏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蓋當夷簡未入相之前張士遜在政府王𫘝在密院夏竦師涇州范雍師延州為相則無補軍務而

不免韓琦政府養病之譏張士遜本兵則不習邊防而忘曩時曹瑋元昊必反之言曹瑋告王畯元昊十年後必反爲帥則師久無功而徒以墮虜人詐和之計夏竦范雍當夷簡既入相之後與仲淹釋憾於朝廷而協力於西北前日之蔽賢固可罪今日之補過不可忘此仲淹所以樂爲之用也自夏竦未罷帥之前師惟不出出則致敗寇惟不來來則傷殘劉平之敗范雍奪節鈇任福之敗韓琦罷經畧而竦爲四路統帥三歲擁握大師未嘗

身履行陣自夏竦旣罷帥之後付秦鳳於韓琦付涇原於王沿付環慶於仲淹付鄜延於龐籍分為四路各任經畧聲勢相援此元昊不復有深入之謀也夷簡善區處西夏與夏竦不同與韓琦所上攻守策其意則主於攻故不免有好水川之敗至於仲淹所上攻守策則言攻有利害守有安危攻宜築近邊城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閑也田用土兵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是則攻不至於輕戰守不至於示弱而舒徐

以待其斃也然至於協謀以取靈夏之地則韓范同此心也惜乎志未遂而二公歸矣仲淹韓琦欲收復靈夏横山之衆

先儒謂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於好水懷敏敗於渭州賊聲易振然所以復守巢蓋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之故也

契丹

慶歴二年二月契丹使來求關南地遣其使蕭特默劉

六符來求石晉所割瓦橋關十縣命知制誥富弼為接伴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

四月富弼使契丹時呂夷簡任事人莫敢抗弼數侵之益以為恨於是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真卿使希烈事奏留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

七月富弼再使契丹先是弼至契丹與敵人往返難論力拒其割地意及見遼主名宗真弼曰兩朝繼好垂四十

年一旦求割地何也遼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為羣臣請舉兵吾止之故遣使求地而已弼曰北朝忘章聖之大德乎章聖真宗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與中國通好則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主受其禍故欲用兵者皆為身非為國計弼又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異代地亦豈北朝之利哉今主上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

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爭地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耳朕豈得以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豈可欺哉遼主感悟遂欲求婚弼對婚姻易以生隙不若歲幣之久也本朝長公主賫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遼主曰而且歸矣弼既歸復命再往請增歲幣誓書三事毋廣增淀增屯兵騎容受叛亡錄副以行中使持誓書進授

之時夷簡欲害之弼恐書詞異同密啓視之果如所料入見曰執政欲致臣以死地臣不足惜如國家何至遼增幣二十萬爭獻納二字甚力而朝廷卒從納字尋以弼爲翰林學士弼辭曰與遼和非臣本意也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遼用兵爾於功何有敢受賞乎時契丹顧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宰相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遼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擢劉六符爲顯官云初范仲淹知開封時建議城洛陽以備難及契丹將渝

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敵畏壯侮怯遽城
洛陽無以示威必長敵志且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
其謀詔下仲淹又言此張虛聲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
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
計也使虜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
河北遂以大名府為北京

前輩謂讀國史至富弼鄭公奉使一事未嘗不私切
惓惓也方契丹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悖慢上

命宰相擇所以報聘之人滿朝嘿嘿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入對便殿忠激於心義形於色仁祖亦為之改容遂用為報聘使乃單車入不測之敵庭詰其君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鄭公所以能為是者人皆謂其博洽多聞之功余獨有取於入對便殿數語壯矣哉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之言凛凛乎與秋霜烈日爭嚴推是心也事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鼎鑊在前而有所不避雖甘言重幣而有所

不能誘鄭公惟能如是故能拒遼主關南十縣之請却遼主請婚公主之求請勿許遼人獻納之二字皆往復辯論不啻數十百語具見於奉使録之數篇至令契丹君臣曉然知通好用兵之所在伊公之力也

嗚呼雖古之使何以加諸

吕夷簡當西都多事之時而能釋憾以用仲淹者此夷簡之功也當契丹求地之時而欲用計以陷富弼者此夷簡之過也契丹自景徳講和之後知寇邊之

不利不如得賂之無悔故慶歷慢書張求地之虚聲而我遽以實利遺之使其果有大入之謀又豈增賂之所能止惜乎夷簡持之不堅也然觀富弼請備河北韓琦請都洛陽仲淹請修京城岌岌乎危亡之在旦夕至其建議既不行於時而北邊卒以無事由是論者以夷簡為有謀以富韓范為過計三君子識天下之大勢向使慶歷增幣之後北戎之謀我不已則三君子之言驗天下亦不敢忽其言而可以無大憂

矣夫惟不驗於慶歷是以驗於靖康不驗於契丹是以驗於女真也政和九年童貫請結好女真夾攻遼國遂北伐徽廟以燕薊未可下王黼為太宰再主興師女真既伐遼遂有靖康之變

傳位

嘉祐八年二月上不豫三月上崩於福寧殿

夏四月朔皇子即帝位范祖禹曰仁宗愛人卹物之心在位四十二年未常一日而忘其誠之所及上及於天下達於地內則諸夏外則夷狄山川鬼神草木無不及

者誠之至也契丹至嘉祐中以其三世畫像來求聖容曰思見而不可得故來求聖容而見之也北狄自黃帝以來為諸夏患未有於中國之君如事天與祖考者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其謂是矣仁祖愛元元之意未常稍釋於懷遺制下雖在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豈非德澤涵養之至耶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我國家之有天下强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基之太宗真宗

培之至我仁祖四十二年深仁厚澤滲漉天下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寛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大夫而以至誠待夷狄故熈寧以後民不敢怨靖康之時民不忍叛者皆我仁祖之功蘇文忠所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二